毛詩通考

毛詩通攷

番禺林伯桐撰
男世懋校刊

攷鄭箋異義

鄭云注詩宗毛爲主毛義若隱畧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識別本六藝論是鄭特偶識己意非立異也然傳箋不同者大抵毛義爲長凡鄭所表明毛義讀者可自得之其別下己意者須求其所以異孔疏多以王肅語爲毛意又往往混鄭於毛爲毛詩學者分別觀之庶幾不失家法

周南

關雎序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聲是人聲謂言語也大戴禮記子張問入官篇注聲言也衝口而出不必音節作詩則聲之清濁高下自有節奏故曰聲成文謂發言爲詩諧於五音也箋云聲謂宮商角徵羽聲成文者宮商上下相應夫單出一字雖亦在五聲內然未足以見情詩序蓋以聲爲言語箋非序意疏云單出曰聲雜比曰音此對文則別說文耳部聲音也此散文則可以通

序哀窈窕蓋卽論語哀而不傷之義箋云哀當爲衷衷謂中心恕之旣非序意又是破字且紆曲多矣

君子好逑傳曰逑匹也逑卽仇之假借箋作仇是也但傳

義卽雅訓爾雅釋詁仇偶妃匹會合也傳意以淑女會合君子有仇匹之義非如箋所云怨耦曰仇善女能爲君子和好衆妾之怨者也

左右流之采之芼之毛意左右皆如字讀故可無傳也箋云左右助也則讀左右爲佐佑既非毛義且無與意矣

寤寐思服傳曰服思之也服古通伏文選行旅陸士衡詩註謂伏事淺伏事卽服事古可通毛意讀服爲伏而傳例不破字與箋有別服思之也四字連讀謂伏而思之也下文輾轉反側則伏臥而不周正甚於此矣陳澤陂篇輾轉伏枕意亦畧同箋云服事也全非毛意疏云服膺念慮而思之亦所謂望文生義者耳

琴瑟友之傳曰宜以琴瑟友樂之謂得淑女則設樂待之先言琴瑟後言鐘鼓堂上堂下之分也箋云賢女助后妃共荇菜其情意乃與琴瑟之志同既非毛意又云共荇菜之時樂必作并無興意矣

關雎五章章四句者鄭箋本也鄭以參差荇菜爲實賦其事（不作興意解）故分爲五章耳故言三章其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乃是毛傳原本

葛覃薄污我私傳曰私燕服也謂燕褻之服故洗滌時要用功挼莎也（經文以私與衣對言故傳知是燕服）又曰婦人有副褘盛飾其餘則私也此私字兼褻服與常服在內常服非近體者但

澣濯之足矣經文私字對衣言傳文私字兼經文私與衣言則對公言也皆與公服無涉箋云衣謂褘衣以下至褘衣此則公服正傳所謂盛飾者豈可澣乎箋非傳意且於義未安

傳曰父母在則有時歸寧耳箋於此無文詩序箋云可以歸安父母言嫁而得意猶不忘孝亦非有時歸寧之謂攷

國朝惠周惕力辨此非毛傳原文乃後人攙入者耳證據甚詳具在所著說內

桃夭箋未顯異於傳但毛意以九月至次年正月皆爲昏時唐綢繆傳詳言之鄭以二月至五月皆爲昏時標有梅及綢繆箋詳言之則此章傳箋文似同而義實異

宜其家人傳曰一家之人盡以爲宜承上二章而廣言之箋云家人猶室家也則仍專指夫婦非毛意矣

兎罝公侯干城傳箋畧同孔疏以爲毛意謂公侯以武夫自固如干城然鄭意則謂公侯可任以國守令扞城其民强生分別似無謂也

公侯好仇無傳者已見於關雎傳也毛意仇匹也逑乃仇之假借言能爲公侯之好匹也箋云怨耦曰仇已失毛意又云敵國有來侵伐者可使和好之泥於怨耦之意益紆曲矣

傳曰可以制斷公侯之腹心無所不包疏云有文有武是也箋但以攻伐慮無爲言偏而不舉矣

毛詩通攷

番禺林伯桐撰
男世懋校刊

攷鄭箋異義

召南

鵲巢百兩成之傳曰能成百兩之禮也此必兼迎送言箋申傳意疏强分別耳

采蘩傳曰于於此以今字釋古字也儀禮上昏禮記大射儀注皆云今文於爲于是也詩書多用于字論語孟子多用於字此章四于傳意無分箋云于以猶言往以也既非

毛意亦非于字本義說文但云于於也象气之舒亏並不訓往

公侯之宮傳曰宮廟也此散文則通也大雅思齊雝雝在

宮肅肅在廟此對文則別也

草蟲傳曰蕨鼈也是汎言采蕨者欲得蕨以興嫁者欲得禮箋云

在塗而見采鼈非傳意毛以秋冬至次年正月爲昏期則

不得見采蕨者爾雅釋草郭注曰初生無葉又陸璣草木疏

云蕨山菜也二月中高八九寸老有葉滑美如葵

傳曰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禮之於宗室毛意猶言先行禮

於宗室耳箋以設羹者季女則非禮女云云殊泥箋固云

凡昏事於女禮案納吉納徵請期之類皆是非止言親迎禮女也設几筵於戶外

矣傳曰必先禮之者亦猶箋云於女禮矣何必以辭害志

行露箋云謂二月中嫁取時也此與毛異案荀子霜降逆女冰泮殺止毛公傳荀卿之學者故其說同毛意九月至次年正月皆可成昏家語曰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農業起昏禮殺於此傳意正如是至於夏小正二月綏多士女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此謂男已三十女已二十者雖昏期已過仍許其成禮耳箋失毛意

羔羊退食自公無傳者易知也蓋言自朝退歸而食也箋云退食謂減膳也自從也從於公謂正直順於事也箋意公者事也自公者順從於事非毛意矣治天職則食天祿但當稱事而食先其事而後其食耳非必以減膳為賢傳曰委

蛇行可從迹也從迹與蹤跡同謂其言動合宜無不光明可以共見使人循其蹤跡而依倣之也釋文引韓詩之說云公正貌箋云委曲自得之貌又與毛異次章箋文與傳似同而意實異矣

摽有梅傳曰摽落也尚在樹者七箋云梅實尚餘七未落文似同也而意異毛於三章言三十之男二十之女則首章次章可推故疏云首章謂男年二十六七女年十六七案女子許嫁笄謂年十五時女子自十五以至十九皆爲盛年但細分則十六七比之十五爲稍衰次章謂男年二十八九女年十八九是也傳意以梅落興男女之年漸衰不必言昏期鄭以二月至五月皆昏期之正故首章箋云春盛而不嫁至夏則衰二章云此夏鄉晚三章云謂明年仲春俱以

昏期爲言傳箋各別

傳曰衾被也又曰裯禪被也則衾爲被之複者可知箋云裯牀帳也與傳異毛意以帳當有常設者而被則或禪或複隨其時各抱之而往也

野有死麕傳曰春不暇待秋也毛意以九月至次年正月爲昏期若孟春不成昏則又待至季秋後乃昏期之正鄭意以二月至五月皆爲昏期箋云思仲春以禮與男會與傳異矣

傳曰純束猶包之也案純不得訓爲包箋云純讀如屯傳例不破字然其意以爲屯釋文云屯聚也箋申傳耳

傳曰一歲曰豵蓋古義相傳如此周禮夏官大司馬先鄭

注亦同箋云豕生三日豵但據雅訓未申明毛意也

毛詩通攷

番禺林伯桐撰
男世懋校刊

攷鄭箋異義

邶

綠衣箋云綠當爲褖非毛意經云綠衣黃裏卽承首句綠衣而言綠是閒色故以興妾上僭若褖衣則黑色乃五方正色於興意無涉矣褖衣者夫人之禮服而疏云褖兮衣兮以喻賤兮妾兮於義尤未安

箋云婦人之服不殊衣裳謂衣裳相連爲一也上下同色此言衣裳之制傳意當同又云衣黑而裳黃則破綠爲褖與傳異矣

女所治分毛意女如字讀箋云女女妾上僭者則讀爲汝

俱本釋文異於傳矣

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傳箋可通疏細分之此疏家之體耳大意無甚異

也

燕燕遠于將之箋云將亦送也本鵲巢傳將送也而言蓋謂遠行以

送之

傳曰任大爾雅釋詁文疏云言仲氏有大德行是也先總言

之下乃細述之箋以爲任恤之任失毛意矣

終風傳曰言時有順心也毛意謂州吁有時有惠順之心

而後肯來見既來而又侮慢不敬是無子道也故下文云

莫往莫來也本是莫來而後莫往疏云經先言莫往者取便文也箋云不欲見其戲謔鄭意謂既無順心可不必來不欲見其來而戲謔也非毛義矣與莫往莫來意亦稍隔

願言則疐毛意我思以母道往加之則疐跲而不行也箋云女思我心如是我則嚏也是破疐爲嚏既違傳義且紆曲多矣

傳曰懷傷也謂我思以母道往加之則傷心而已箋與傳異而不免紆曲

擊鼓與子成說傳意謂我或死或生在勤苦之中皆與子成軍伍之數言其相親近也箋云我與子成相說愛之思志在相存救也則破說爲悅似不如傳意之深遠矣案文選西京賦薛注說猶

分別解說也分別解說是於數之義爲近

傳曰洵遠信極也蓋謂于嗟此同伍者疏遠兮不與我伸極其情也始終相保則伸極其情矣上文不我活兮亦謂不能始終與我同生活也箋云歎其棄約不與我相親信味盡句中非傳意矣釋文云洵韓詩作敻叚懋堂以爲此假洵爲敻也敻遠也疏云信古伸字

雄雉傳曰伊維以伊爲語助言自遺者維是爲阻難耳箋云伊當作緊緊猶是也大意亦同然不免破字矣

匏有苦葉毛意以苦葉之不可食深涉之不可渡興禮法之不可越耳箋云瓠葉苦而渡處深謂八月之時此亦傳意所包括陸璣云匏葉少時可爲羹八月中堅强不可食箋又謂陰陽交會始可

以爲昏禮納采問名者鄭以二月至五月爲昏期二月爲春陽之中可以成昏八月爲秋陰之中可以納采問名故與傳異但不如毛義爲長

迨冰未泮毛意正月以前皆可爲昏期箋云歸妻謂請期也二月可以昏矣與傳異矣

谷風行道遲遲箋申明傳意耳

傳曰有謂富也蓋言富有也亡謂貧也則或有或亡是兩事也箋云有求多蓋言始有也亡求有則未有而求其有旣有而求其多是一事耳非傳意也

傳曰慉養也據釋文則養也乃興也之譌說文心部慉起也興與起一

也毛許義同箋云驕也既非毛意亦與說文異矣

式微傳曰式用也爾雅釋言文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榮成伯賦式微服虔云言君用中國之道微亦與毛同箋云微乎微者也釋訓文大意亦同疏強生分別耳

旄丘傳曰諸侯以國相連屬憂患相及如葛之蔓延相連及此即詩序之意箋以土氣緩則葛生闊節為興意既紆曲且於責衛伯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不親切矣

傳曰日月以逝而不我憂是言黎寓衛之日月以次章傳觀之可見箋云女日數何其多也則指衛臣子之日月與傳異矣次章箋云我君何以處於此乎我君何以久久留於此乎仍是言黎寓衛日月之久與首章似自相牴牾矣

傳曰無救患恤同也卽詩序之意箋以衞臣不與諸伯之臣同以同字虛說其意寬矣

傳曰始而愉樂終以微弱言衞不能救患恤同辱亾而齒寒也其義至廣箋以衞臣初有小善終無成功但就衞臣之身言意則狹矣

傳曰充耳盛飾也是言其物箋云塞耳也是言其耳無聞傳徵實而箋蹈空也

簡兮傳曰簡大也謂其人德量大也方四方也將行也謂於四方而使其行在舞位是爲不用賢故刺之箋云簡擇將且也則是擇人以備祀事於不用賢之意未切

傳曰以干羽爲萬舞蓋萬是總名商頌萬舞有奕則其名舊矣干舞是武舞言干則戚可知羽舞是文舞言羽則籥可知萬舞則兼文武言夏小正二月萬用入學傳曰萬也者干戚舞也則干舞亦可稱萬春秋宣公八年萬入去籥則羽舞稱萬也箋以萬舞但爲干舞似太拘　傳曰教國子弟以日中爲期是言一日之中爲期者以日中爲期約也箋引周禮春入學合舞則以仲春日夜平分爲日之方中此則一春之中也而仲秋之月亦日夜分何以別乎故知傳義爲長

泉水有懷于衞無傳案卷耳傳曰懷思此當同兩句連言思亦無嫌也箋云懷至非傳意疏云我有所至念於衞是混鄭意爲毛意也

傳曰聊願也卽鄭所謂覩親之恩也箋云聊且畧之辭則近輕忽失傳意矣

傳曰敦厚卽前章埤益意遺加也卽前章適我意互文也箋云敦猶投擲也與遺無別非毛意矣

傳曰摧沮也較讁責也更深箋云刺譏之言仍是讁我之意似淺矣

靜女說懌女美無傳然召南草蟲傳說服也大雅板傳懌說此亦當同箋說懌當作說釋云云殊紆曲矣

傳曰美其人能遺我以法則以女德言與前二章相應箋云遺我以賢妃也意似淺矣

新臺籧篨不鮮傳但解籧篨者易知也小雅蓼莪傳曰鮮寡也寡亦少也此亦當然與下章殄絕也一例言籧篨之行不少籧篨之行不絕也箋云鮮善也旣曰籧篨其不善何待言又云殄當作腆則併破字矣

二子乘舟傳曰願每也葛覃傳言我也此當同疏云每有所言思此二子則以言爲言語似失傳意謂每我思此二子則養養然箋云願念也一句中旣言念又言思豈不複乎

傳曰言二子之不遠害則以瑕爲遠也箋云瑕猶過也於行無過差旣非毛意又云有何不可而不去則讀害爲曷併異毛音矣

毛詩通攷

番禺林伯桐撰

男世懋校刊

攷鄭箋異義

鄘

牆有茨傳曰中冓內冓也案說文冓交積材也象對交之形是冓以相交爲義交積材則有深隱之意中冓之言卽是內中宜淫之言箋云謂中宮所冓成頑與夫人淫昏之語非傳意疏語混鄭於毛

傳曰讀抽也案匡謬正俗云㩅卽古抽字是以籒或作籕

畫毛公以籀解讀傳寫字省故止爲抽又案說文籀讀書也段懋堂云籀謂能繹其義字亦作紬紬繹其義蘊是謂讀讀之義不止於諷誦諷誦止得其文辭讀乃得其義蘊箋乃云抽猶出也此小顏所謂抽引之義者疏又以宣露爲言全非毛意矣

君子偕老次章傳曰褕翟闕翟羽飾衣也則首章象服是宜亦是以羽飾衣箋引𢀡欲觀古人之象則是象鳥羽而畫之與毛不同　傳曰有子若是何謂不善乎以經爲倒句猶言如之何云子不淑也刺之之意反覩而見箋云子服飾如是而爲不善之行於禮當如之何則顯刺之不如毛義之深婉

矣

傳曰尊之如天審諦如帝疏云此章論祭服言其德當神明故尊之以比天帝是也又云何由尊敬如帝乎由其瑱實如天又云元命包天之言瑱蓋取其瑱實也何由尊敬如帝乎由其審諦如帝故能與君子偕老云云諷刺總在言外箋云何由然女見尊敬如天帝乎非由衣服之盛顏色之莊與反爲淫昏之行既與傳異且明責之非隱刺之矣

傳曰以丹縠爲衣蓋婦人尚華飾衣服中宜有赤色故以爲展也箋云展衣宜白是取周禮內司服先鄭注非毛意也箋又以展衣字誤禮記作襢衣疏云以衣服之然闕翟字宜從衣故也

關字亦不從衣故傳不改字

傳曰美女爲媛爾雅釋訓文同郭注所以結好援釋文亦云媛韓詩作援則箋謂邦人所依倚以爲援助者亦傳所包括之意疏自生分別耳

定之方中傳曰定營室也方中昏正四方不言時而其時可知箋云定昏中而正謂小雪時此申明傳意耳疏强分別之

又案左氏莊公二十九年傳水昏正而栽杜注謂十月定星昏而中於是樹板幹而興作定星而言水者以定爲北方之宿故也國語周語營室之中土功其始韋注小雪之中定星昏正於午案午者謂正南方也皆以定方中爲十月疏云小雪者十月之中氣

於此時定星昏而正中是也然則傳箋無異可知疏云傳以視定為正南北則四句同言得制非記時鄭意不然云云似誤定本在北方今傳曰南視定則首二句正是記時毛鄭意同也

干旄傳曰浚衛邑古者臣有大功世其官邑則三章皆以大夫食邑言次章言在浚邑之都三章言在浚邑之城箋浚郊之賢者云則是賢者在浚之郊與都城而大夫來見之與傳異

傳曰願以素絲紕組之法御四馬疏謂賢者願告之以此猶如御者執轡於此馬驂於彼以喻治民立化於已而德加於民使之得所有文章也箋云素絲為縷以縫紕旌旗之旒縿其意既淺又云四之者見之數也疏云乘善馬四見於已其

意更曲俱不及傳義之深長愚謂傳意前四句皆就大夫言所願以素絲紕組之法御四馬者是言大夫求治之殷故彼姝者子句緊相承接疏語似非毛意也

箋云以素絲纓縫組於旌旗旣非毛意又云祝當作屬則併破字五之六之謂五見之六見之則亦鑿矣

載馳傳曰載辭也箋云載之言則也大意亦同疏之體不得不稍分別耳　草行曰跋者陸行卽山行必有草也與水行對文

毛詩通攷

番禺林伯桐撰

男世懋校刊

攷鄭箋異義

衛

淇奧會弁如星傳意謂會髮之皮弁其光如星也箋則以會謂弁之縫中又謂飾之以玉狀似星武公侯爵當貫結三采之玉七以爲飾與傳意不同

傳曰寬能容衆綽緩也言其性情也所包者廣箋云綽兮謂仁於施舍疏以施恩惠舍勞役申明之滯於一二事非毛意矣

考槃序使賢者退而窮處案說文穴部窮極也周禮大僕注以窮爲窮宼失職蓋失職則無可爲是窮極也序意當如此箋云窮猶終也稍紆曲矣

碩人之寬無傳者邪簡兮傳碩人大德也此當同寬者寬博易知也箋云形貌大人而寬然有虛乏之色不言其德而言其貌已失傳意又隱處不必饑餓何至有虛乏之色乎

永矢弗諼是不忘其考槃在澗無傳者經文甚明也箋云長自誓以不忘君之志迂矣

傳曰薖寬大貌又曰軸進也每章俱以碩人之德言箋云薖饑意軸病也皆與傳違

碩人箋云碩大也（此即毛義）案考槃箋則此篇兩言碩人鄭意皆以爲形貌大人

說于農郊無傳者（甘棠）傳曰說舍也此當同說舍近郊則更正衣服不言可知（箋云此言莊姜始來更正衣服于衛近郊此意傳所已括者）箋云說當作襚既要破字且不如傳意之廣大矣

氓傳將願也箋云將請也（即用鄭將仲子傳語申明毛意）疏強爲分別耳

上文秋以爲期故桑之未落桑之落矣俱因其時所見以起興耳箋於是時國之賢者云云乃謂實賦其事非毛意矣 毛並不言賢者刺此婦人則是此婦自傷失身故曰女與士耽則傷禮義即詩序所謂困而自悔也箋云國之賢者刺

此婦人見誘全非毛意

傳以桑落喻婦人遲莫正小序華落色衰之謂箋失傳意

三歲食貧緊承自我徂爾謂往彼之後三歲同耐貧也易知故無傳　疏申箋意云自我往時闚汝家三歲以來乏於穀食

已貧矣經傳皆無此意

傳曰泮坡也釋文云坡本亦作陂案陳澤陂傳陂障也毛例不破字

以陂障釋泮字卽是涯畔之意箋云言淇與隰皆有厓岸

以自拱持亦申明傳意耳

芄蘭傳曰君子之德當柔潤溫良是以芄蘭之柔潤溫良

反興君德之不如也箋云芄蘭有所依緣則起喻幼穉之

君任用大臣乃能成其政非毛意矣　箋云其才能實不如我衆臣之所知爲也此亦傳意所包括者箋與傳意相發明箋云容刀也遂瑞也此非毛意蓋容刀與觿爲類不與瑞爲類且以遂爲瑞又須破字不如傳義爲長

傳曰韘決也案周禮夏官繕人先鄭云抉者所以縱弦也抉即決毛與先鄭說同箋云韘之言沓非傳意

伯兮傳曰伯州伯也蓋以詩言爲王前驅則必是稱其官箋云伯君子字也失毛意矣

願言思伯無傳者易知也鄘二子乘舟傳願每也周南葛覃傳言我也謂每我思伯則甘心首疾也箋云願念也一句中言念又言思毛意

不如是

毛詩通攷

番禺林伯桐撰

男世懋校刊

攷鄭箋異義

王

君子陽陽傳曰由用也疏無文 案方言十三由式也是由可訓用邶式微傳式用也箋云由從也大意亦與傳同用房中之樂必從於房中可知分別者疏之體耳

揚之水王風鄭風皆有之鄭風傳曰激揚之水可謂不能流漂束楚乎則此詩每章起二語皆當同疏云以興王者之尊豈不能施

行恩澤今平王不撫下民自不爲耳非不能也蓋反興也若如箋云云則是正興不如傳義之深婉矣

傳曰蒲草也箋云蒲柳非毛意疏云首章言薪則不宜言草非也漢廣言刈其蔞上句卽是翹翹錯薪

葛藟王又無母恩此句是箋誤作傳毛詩挍勘記詳辨之云正義標起止箋云王又無母恩是其證

邱中有麻傳意言其在朝時能使墝埆處有麻麥草木箋意言其放逐之後能如此大意亦同但小序云國人思之則必是思其舊時傳義爲長　傳曰施施難進之意蓋君子難進而易退望其來而憂其不來也箋云伺閒獨來見

已失毛傳意矣
傳曰子國復來我乃得食此小序所謂思賢也箋云言其
將來食庶其親已似非
傳曰言能遺我美寳疏云謂在朝所施之政教是也箋云
庶其敬已而遺已則是今始望其施政教不如傳意深遠
矣

毛詩通攷

番禺林伯桐撰
男世懋校刊

攷鄭箋異義

鄭

緇衣傳意以衣敝則王家當改爲自王朝還於其都則王家當授以采祿蓋衣祿皆受於天子常改爲緇衣常授以采祿則是常爲卿士也箋意皆謂民願衣之民願食之不如毛義之廣大矣下二章略同

大叔于田傳曰狃習也箋云狃復也案復爲之即是習箋

亦申傳意耳

清人傳曰左旋謂兵蓋軍尚左禮記少儀文故軍中皆左旋以講習武事小序所謂陳其師旅翺翔河上也箋云左謂御者右車右中軍爲將則專指高克一車言非毛義亦與序不相應

山有扶蘇傳曰言高下大小各得其宜也高謂山下謂隰大謂扶胥與松小謂荷華與龍也段懋堂云毛與鄭異鄭乃互易其大小毛詩校勘記據釋文扶蘇扶胥也無小字又據疏釋毛傳皆無小字釋鄭箋始有之又云唯云傳言扶胥小木者有一小字乃後人誤添之耳又云古疏胥蘇通用呂覽漢書說文許氏扶作扶皆謂扶疏爲大木

傳意正同
箋非毛義

次章傳曰狡童昭公也則首章狂狂人也自當謂其臣箋非毛意疏亦混鄭於毛

傳曰松木也蓋橋乃喬之假借猶言山有高木也箋云喻忽無恩澤於大臣則是破橋為槁失毛意矣　不見與乃見無傳者易知也言入其朝不見美而見不美者耳箋兩章俱言往觀不往觀則不見與見但以人意言並非實事全失毛意矣

蘀兮序曰不倡而和也謂君未倡始而臣已自行其意也箋云君臣各失其禮非序之意

傳曰君倡臣和也蓋以下二句乃詩人述君之意以責其臣箋云羣臣自以强弱相服女倡矣我則將和之全非毛意次章亦同

丰俟我乎堂兮無傳者易知也儀禮士昏禮主人升堂西面賓升堂北面奠鴈再拜稽首是也箋云堂當爲棖旣破字非傳例又捨昏禮升堂不言而別言門棖甚無謂也

東門之墠傳以近而易與遠而難對言蓋謂東門之墠除地町町其踐履則易以興昏姻得禮則易若茹藘在阪則有阻礙其登陟難以興昏姻不得禮則難下二句則傳意甚明箋乃云易越而出女欲奔男之辭下二句又云望其

來迎已疏云鄭以爲東門之外有墠墠邊有阪茹藘之草生於上其爲禁淺興父兄之禁淺易奔男不來迎已耳又言欲奔之男其室近不來迎已不可得從也極形容女不待禮廉恥全無非託物起興溫柔敦厚之旨其失毛傳意更不待言

傳曰踐淺也蓋言家室雖淺自有主守欲取其物則難不比東門外栗樹無人守護取之甚易皆以興昏姻得禮則易不得禮則難也箋乃云栗在淺家室之內易竊取其意以喻女在淺家室亦易竊取　又云栗人所啗食而甘者故女以自喻則是以甘食喻悅色恥心盡矣詩人何苦而代其津津言之固

知毛義深婉矣

子不我節毛意女恨其不以禮來詩人稱常禮節所以刺亂也鄭意其女謂何不速來則極言女之無恥全非傳意

子衿傳曰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絃之舞之此古人詩樂教士可考見者箋乃云女曾不傳聲問我則是朋友尋常存問之事於刺學校廢尚遠矣傳箋意殊鄭云嗣續也與毛異訓矣

子甯不來疏云毛意責其不一來習業箋當謂不一來見己耳

傳曰言禮樂不可一日而廢與古者教以詩樂意相應箋但云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故思之甚較之毛義稍

寬汎矣

揚之水傳曰激揚之水可謂不能流漂束楚乎以興忠臣良士豈不能誅除逆亂乎箋乃云激揚之水喻忽政教亂促不流束楚言其政不行於臣下意稍淺近不如毛義深長次章亦同

出其東門首句毛意是詩人出國門覩婦女見棄者而閔傷之鄭意是男子棄婦者出國門有見而閔傷第四句毛意匪我思慮所能存救鄭意匪我思慮所存念毛以縞衣是男綦巾是女詩人所見知其人本是夫婦願其復還室家相保鄭意是縞衣綦巾俱言女卽棄妻者見其舊妻欲

其少留大意略同然自己言之其意淺旁人言之其意深
毛義爲長
次章傳曰闍城臺也箋讀闍爲都不免破字至傳箋各句
有異者皆與上章同
野有蔓草毛意以零露盛則草延蔓與君之恩澤流則民
蕃息鄭意則以蔓草零露爲仲春昏期與傳意異毛以昏
期是先年九月至次年正月也次章亦同

毛詩通攷

番禺林伯桐撰

男世懋校刊

攷鄭箋異義

齊

著毛意以首章言士次章言卿大夫三章言君自上至下皆不親迎故陳古以刺時鄭意專就士言似未包括不如傳義矣　傳意素靑黃卽是充耳之物箋謂所以懸此充耳之物者便隔一層　毛意瓊華瓊瑩瓊英皆言所佩之美石故曰尚之（廣雅釋詁尚加也）鄭意以尚爲飾謂卽充耳之物

意義似淺矣

東方之日傳曰人君明盛無不照察也其義甚明箋乃云日在東方喻君不明意思紆曲矣　傳曰履禮也謂以禮來我則就之由於君能以禮化民成俗也陳其盛以刺衰箋則曲矣　次章倣此

南山傳曰國君尊嚴如南山然先言其居尊自不得無禮此風詩溫柔敦厚之旨雄狐句乃刺其非禮也箋謂雄狐求匹耦於南山則二句俱刺其意淺近矣　三句至五句傳箋無異　末句當刺齊襄公思文姜前二章刺齊襄後二章刺魯桓箋以懷爲來謂文姜何復來次章又云襄公何復從之自生

歧異

傳曰鞫窮也釋言文　刺魯桓何爲又窮盡文姜之邪心使如齊乎箋乃云何復盈從命至于齊乎意紆曲矣

盧令傳曰鬈好貌案說文鬈髮好貌謂其人貌旣好而且髮好也田獵馳騁其髮易亂而能見好則其能可知　箋云鬈當讀爲權則須破字非毛意矣

敝笱傳曰鰥大魚疏引孔叢子云衛人釣於河得鰥魚焉其大盈車是則鰥爲大魚可知　箋乃云魴也鰥也魚之易制者全非毛意

傳曰如雲言盛也其從之盛正與魴鰥大魚一例所以難

制箋云其從者之心意如雲意思紆曲雲之行順風耳云云未免放寬說了　三章其魚唯唯　二章其從如雨三章其從如水　傳箋之所以異大略相同

猗嗟傳曰選齊謂其舞則齊於樂節射必有樂以爲節　箋謂於倫等最上非毛意　貫中也謂穿侯而中之射以穿侯爲能　箋云貫習也意俱寬緩矣

毛詩通攷

番禺林伯桐撰

男世懋校刊

攷鄭箋異義

魏

園有桃首二語傳意皆以爲興箋乃云魏君不取民食園桃而已不施德教則是實賦其事既非傳意且近淺薄矣

傳曰夫人謂我欲何爲乎解子曰何其夫人卻不知我者箋彼人謂君也曰於也乃申明傳意疏似妄生分別耳

伐檀傳曰萬萬曰億蓋與九章算術同箋云十萬曰億則

以百千萬億十十遞加與傳意小異

傳云熟食曰饔本周禮秋官掌客蓋脊始至之大禮舉大

禮言正以見君子之不苟也箋云饔讀如魚餒之餒非毛

傳之意鄭答張逸以餼禮太多非可素云云亦頗勉强

毛詩通攷

番禺林伯桐撰

男世懋校刊

攷鄭箋異義

唐

蟋蟀傳曰外禮樂之外所包者廣箋云外謂國外至四境狹矣

山有樞傳曰愉樂也與雅訓同釋詁文箋云愉讀曰偷則破字非毛意矣

揚之水傳曰襮領也卽引諸侯繡黼丹朱中衣此引禮記郊特牲

毛例不破字次章傳曰繡黼也三字相連成句謂諸侯中衣領繡作黼文以丹朱爲緣竝非以黼釋繡也箋云繡當爲綃（儀禮士昏禮禮記郊特牲引詩皆作素衣朱綃）全非毛意案爾雅（釋器）黼領謂之襮（孫炎曰繡刺黼文以褗領）毛傳與雅訓正同

傳曰聞曲沃有善政命不敢以告人蓋謂爲曲沃隱諱俾勿招忌也箋云畏昭公謂已動民心案前文云何不樂云何其憂皆不畏動民心而於此畏之乎非傳意矣

綢繆序箋云不得其時謂不及仲春之月此鄭意耳毛意則昏期自九月至次年正月而止荀子所謂霜降逆女冰泮殺止者也

傳曰男女待禮而成若薪芻待人事而後束也是以束薪起興箋云今我束薪於野則是實賦其事非毛意矣

傳曰心三星參也在天謂始見東方是十月之時在隅則謂十一月十二月在戸則謂正月中也皆昏姻之正期也箋云三星謂心星在天則三月之末四月之中在隅謂四月之末五月之中在戸謂五月之末六月之中俱與毛異夫春夏之時農功正急以此時行昏禮於人事甚未相宜不如毛義之安矣

傳曰良人美室也末章曰三女爲粲皆自其夫言之箋云女以見良人則自其婦言之毛義爲近情矣

傳曰子兮者嗟茲也虛言之箋云子兮子兮者斥嫁取者子則指其夫婦言之與毛異矣

采苓傳曰采苓細事也首陽幽辟也蓋以采苓喻細小之行以首陽喻小人言語無徵驗也箋云言采苓之人皆云采此苓於首陽山之上然而今之采者未必於此山喻事有似而非大意亦略同而稍紆曲不如傳義之明矣

傳曰苟誠也論語里仁集解引孔注同此甚明箋云苟且也且無信受之且無答然失傳意矣

毛詩通攷

番禺林伯桐撰
男世懋校刊

攷鄭箋異義

秦

蒹葭傳曰蒼蒼盛也謂秦國之盛如蒹葭之蒼蒼然盛也但必待露爲霜然後歲事可成猶秦國之盛必待禮然後可興其意明而遠箋云喻衆民之不從襄公政令者得周禮以敎之則服已覺未能該括而疏申箋意尤爲紆曲非毛義矣　傳以在水一方喻周禮之不易用故曰逆禮則

莫能以至謂莫能至於興國也又曰順禮求濟道來迎之謂順禮則興國之道自來也箋以為周禮之賢人不以敬順往求則不能見以敬順求之則易得見皆傳所包涵也言周禮則必求知禮之人而用之

黃鳥傳曰黃鳥以時往來得其所人以壽命終亦得其所喻意甚明箋云黃鳥止于棘以求安已也此棘若不安則移喻臣之事君亦然疏申箋云臣有去留之道不得生死從君語意紆曲不如毛傳之分明下二章傳箋之分別亦然

無衣傳曰上與百姓同欲則百姓樂致其死又曰仇匹也蓋秦人勇於公戰已成風俗觀小戎序言征伐不休國人

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其民不憚於從征可知箋乃云此責康公之言言不與民同欲又云怨耦曰仇似非秦國之風氣失毛意矣　此詩小序而不與民同欲焉句有可疑與毛傳意邊恐是後人所附益也　傳言民樂從征役則刺用兵之意自可於言外想見疏似調劑傳箋而為言非毛意也

毛詩通攷

番禺林伯桐撰
男世懋校刊

攷鄭箋異義

陳

宛邱傳曰子大夫也蓋子者大夫之通稱下二章擊鼓擊缶皆言大夫擊之也箋云子者斥幽公蓋因小序而言然君之風化先及於大夫大夫刺大夫卽是刺幽公傳意與序似異而同箋蓋失之

東門之枌傳曰鬷數穀鬷者說文鬴此鬷之本義鬲部鬷屬故其字从鬲假借

為總召南（羔羊）傳曰總數也是則緵總一也（傳曰緵數即以緵當總毛例不破字也）箋云於是以總行正申明傳意疏乃強生分別耳

衡門傳曰可以𤻲道忘飢語明而意遠箋云可飲以𤻲飢𤻲與療同既要破字非毛例且飲水以療飢語晦而意淺矣

東門之楊傳曰言男女失時不逮秋冬蓋毛例以先年秋冬為昏期之正至次年正月仍可為昏（荀子霜降逆女冰泮殺止毛意當同之）箋云失仲春之月蓋鄭意以仲春為正昏期非毛意也

澤陂箋云蒲以喻所說男之性荷以喻所說女之容體也亦是申明傳意惟又云喻淫風由同姓生則經傳皆無此

意也（下二章亦同）傳曰傷無禮也下二句亦同此意卽小序刺時也箋云傷思也我思此美人當如之何而得見之疏云既不能見益復慼傷覺寢之中涕泗滂沱然夫淫風既盛男女何難相從雖窮日夜而忘返未必有非之者何至不得見而涕泗滂沱耶不特非傳意亦非事實矣（下二章亦同）

傳曰蕑蘭也與溱洧傳同以蘭有國香之名喻女有國色之名也箋云蕑當作蓮則是破字傳無此例矣